



魅丽文化



在火工作室

赤地神殇

SHEN
SHANG
CHI
DI

神／人／妖
——原是天地不仁／万物刍狗

丽端 / 作品

LIDUAN
WORKS



精美剧情插图

《神殇·赤地》

专属豪华附赠集

随书赠送

与沧月、沈樱樱
并称云荒三女神
创造新神话主义代表（神殇系列）
丽端再次雍容挥笔
铸异世传奇之作

她若如她玉如受尽磨难一腔热血未大神庇佑
她温弱内敛而坚韧磅礴（只为求得父兄原谅
曾经的你我扶持一彼此救赎
生死不过这世间她天意弄人

唐家三少
江南生
江燕垒

【争相
力荐】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

神殇 赤地

SHEN
SHANG
CHI
DI

神／人／妖
原是天地不仁／万物刍狗

丽端 / 作品

LIDUAN
WORKS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殇·赤地 / 丽端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02

ISBN 978-7-5399-5729-6

I. ①神… II. ①丽…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8962 号

书 名	神殇·赤地
作 者	丽 端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杨涵玉 浣 思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装帧设计	周 昕 陈婷婷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0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75 千字
印 张	18.5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一版, 2013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729-6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SHI XING
CD

楔子		002
第一章	光影	008
第二章	小窗	023
第三章	静声	035
第四章	斗转	048
第五章	漫忆	060
第六章	婚约	072
第七章	牢笼	087
第八章	惊变	105
第九章	梦归	118
第十章	人鬼	133

那双晶莹剔透的眼能看穿他
内心中隐藏的秘密。

一个连自己都救不了的人怎
么还想去拯救他人呢。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
别人到底在想什么。

他像一头小兽，如果要做朋
友，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

只有死去的英雄才有开启中
门的资格。

十四岁的少年觉得，只有这
样做，才能一不负国，二不
负友，三不负己。

唯吾一念令神魂不亡；神魂
不亡兮九头秘藏。

那是他过去所造罪孽的报
应。

他祈祷的对象，是在梦中激
发了他的、或许活着或许死
去的太阳之神。

他俊美帅气的面容，将丑陋
混杂成了滑稽。

目录

SHEN SHANG
CD

第十一章	梦原	我知道你一直和我在一起， 现在终于找到你了……我好 想——再杀你一次。	146
第十二章	倾覆	这阵凉意带来的不是绵绵细 雨，而是足以倾覆天地的巨 大风暴。	160
第十三章	逐梦	远处的雪山和太阳的金光， 连带十三年的光阴，让她恍 惚觉得，一切都是幻梦。	171
第十四章	往事	唯有将所接触的一切榨干吸 收，他才能弥补回被囚禁时 虚度的若干岁月。	181
第十五章	炼化	被他迷惑的无论是凡人还是 神，都会遭到鄙夷和羞辱， 都会失去原本拥有的一切。	193
第十六章	审判	一个人的成熟，只需要一瞬 间。	208
第十七章	叛逆	乱世在悄悄地到来，一切开 始遵循弱肉强食的法则。	224
第十八章	抛弃	绍原想，他是恨着自己的， 而 he 也有这个恨的资格。	235
第十九章	逃避	他知道自己就算被抛弃，也 绝不会背叛。	246
第二十章	月牙	神，难道已经死了吗？	262
尾声	275	后记	285

你们今日一起受苦，是为了将来各自辉煌。——题记

神殇

神一人一妖
原是天地不仁一万物刍狗



世上最黑暗的所在，一是亡灵所居的幽都，二是归墟的最深处。

作为九州水系与天上银河的最终会聚处，没有人知道归墟究竟有多深，哪怕普照万物的太阳，也仅仅能照亮这片水域最浅薄的表层而无法触及它隐秘的内在，这种无力的感觉，如同零落的羽毛永远无法切割开厚重的黑铁战甲。

没有任何生物能在这样浓重的黑暗中生存，因为这里的黑暗不仅仅是黑暗，还渗透着沉重而博大的虚无。

在这片利剑般刺透一切的虚无中，一切都仿佛重新回到混沌初开之时，所有辉煌过或者暗淡过、崇高过或者卑微过、正义过或者邪恶过的东西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或者说，存在的痕迹。

归墟的最深处，吞噬一切。

然而有一天，在这片沉寂了千万年的黑暗中，忽然亮起了一点微弱的红色光芒。在浩瀚无垠的归墟中，这点光芒是那么荏弱，如同冰雪中一点可怜的火星，随时都会熄灭，可它却悠悠地从归墟的底部升起，蓓蕾萌发般越来越大，也越来

越亮——

忽然，那点光芒骤然盛放，形成了一个红光夺目的光球，四射的红光顿时照亮了浓墨一般的水体深处，而整个归墟也为之一震，浩瀚的水波连绵荡开，掀起巨大的波浪，甚至天上的银河也受到波及，涟漪明灭，暗涌奔流。

仿佛一轮太阳在水底诞生！

“哇，哇！”与此同时，一阵婴儿的哭声响了起来，打破了归墟千万年来的寂静。被红光笼罩的婴儿悬浮在光球中央，扭捏着小小的手脚，张开小嘴用最原始的声音宣告着自己的诞生。

“是父君的骨血啊……”

“我们成功了……”

“一千年了……”

被婴儿清亮的哭声所掩盖的，是一阵如梦初醒般低沉的呓语。这些模糊的声音嚤嚤嗡嗡地交织在一起，最终会聚成百感交集的哭泣，可惜在广袤的归墟之中，没有人能看见这些积蓄了千年的眼泪。

包裹着婴儿的红光依旧盛放，照亮了周围的大片水域，也照亮了托住光球的众多枝杈。

那是一棵树。

一棵巨大无比的枯树。

庞大的树冠上没有一片叶子，有的只是惨白色的粗细不一的枝条，密密匝匝地向上延伸，如同死去多年的人仍旧不甘地向天空张开细长的指骨。然而它又绝对不是一棵枯树，因为无数细小的光点仿佛有生命一般正顺着树根、树干和树枝流淌，最终汇入树巅红色的光球之中——似乎那轮新生的太阳，就是这棵树唯一所结的果实。

逆着那些细小的莹白的光流向下看，是粗大的树干和庞大的根系，然而奇异的是，那些纤长虬张的根须并非扎根在泥土里，而是延伸进一双双莹白无瑕的手掌，女子的手掌。

一共十二名女子，跪坐着，团团围住那棵没有叶子的巨树。

神殇

神一人一妖
原是天地不仁一万物皆的

在太阳般明亮的红光照耀下，她们的肌肤和身上的衣裙却奇异地呈现出皓白的光泽，和那些流动的光点一个色彩，实际上，那些光点原本就是她们身体散逸出去的一部分。

大树坚韧的根须刺入她们的掌心，沿着高举的手臂扎入了她们身体的更深处，而整棵大树之所以能在归墟的水体中岿然不倒，全靠这圈纤细单薄的女子同时伸展双臂，将它托在掌心！

原来那轮可以与太阳媲美的光球，靠的是吸取这些女子的灵力得以盛放光芒。

光球中悬浮的婴儿已经止住了哭叫，重新陷入沉睡。然而那些原本安静的女子们却仿佛从千年的梦境中惊醒，在最初激动的哭泣之后，开始了彼此的交谈。

“刚看到这红光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十哥来了呢……”一个年少的女子仰望着头顶璀璨的光球，似乎还没有从千年的沉寂中完全清醒，红肿着眼睛呢喃。

“玄月，你还这么天真吗？”另一个年纪稍长的女子怔忡了一下，忽而冷笑，“旻天那个懦夫早被吓破了胆子，哪里敢到这里来找我们？”

“也许，他是找不到吧……”玄月没有争辩，只是把目光移到自己托住树根的双臂上。那双手臂洁白如玉，美丽得可以吸引世上任何一个男子的目光，可惜已经被深入的根须牢牢穿透，不敢也不能移动分毫，“如月姐姐，其实我们已经死了啊……”

“可是我们毕竟护住了父君最后的骨血，将它凝聚成了人形！——是生是死又有什么关系？”

“是啊，我们毕竟没有辜负父君的期望，无愧于他女儿的名号。”旁听的姐妹中相月插话，“至于旻天，我都羞于承认他是我们的哥哥！否则为什么其他哥哥都死了，却独独是他活了下来？”

“当时的情形，怕也不是十哥所能选择的吧。后羿……”

“不要提那个凶手！”如月霍然打断了玄月的话，“虽然那个人已经因为自己的罪行家破人亡，可一听到他的名字还会让我恨得牙根发痒！”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不要提那些令人难过的事了。”十二姐妹中的大姐隄

月微笑着安抚，“我们给父君最后的骨血取个名字吧，那是解救我们家族的希望啊。”

“我早想过了，就叫明夷吧。”相月提议，“就是太阳的意思。”

“好名字，父君临死时留下精魂，就是为了有后代能继承他的帝位，惩罚那些犯上作乱的逆臣。”隄月点了点头。

“就是，当年那些乱党害死九个哥哥之时，怎么也想不到父君还有力量再造出一个太阳来！”如月也兴奋地赞同。

“可是，我们都没法离开这里了，又怎么把明夷送出归墟呢？”玄月皱起了眉头，没敢把向十哥求助的建议说出口。

“我们的灵力确实已近枯竭。”隄月一向淡定的脸上缓缓露出一个微笑，“可是，能帮助我们的人就快来了。”

“是什么人呢？”如月好奇地追问道。

“我们的族人。”隄月朝着大地的方向侧了侧耳朵，仿佛凝神细听，“我已经可以听见他走过来的脚步声了。”

“他来了就可以带走明夷，最终让明夷像父君那样君临天下吗？”

“可那些乱臣贼子已经有了很大的势力，要打败他们并不容易。”

“我们被困在这里，也无法帮到明夷更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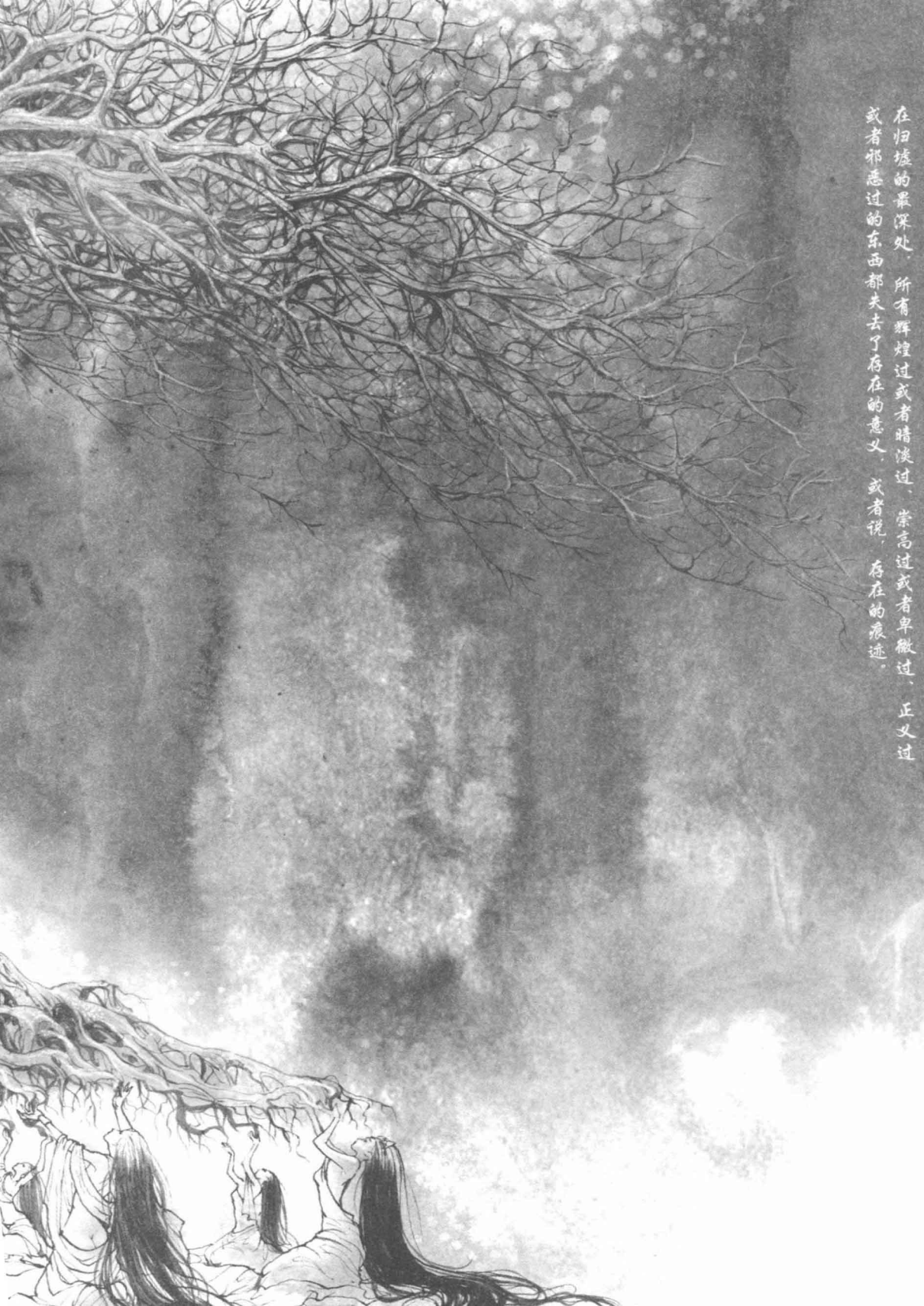
“别忘了九个哥哥还有不死的灵魂。”为了消除姐妹们的疑虑，隄月的声音里充满了希望，“他们才是真正把明夷托到九天之上的力量！”

“哥哥们，你们已经等不及了吧。”归墟东岸的汤谷之中，一个身穿红衣的男子坐在扶桑树上，看着远方烟波浩渺的归墟，喃喃低语。

回答他的，只有汤谷中永不停歇的水汽蒸腾声。



在归墟的最深处，所有辉煌过或者暗淡过，崇高过或者卑微过，正义过或者邪恶过的东西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或者说，存在的痕迹。



神殇

神一人一妖
……原是天不仁，万物皆刍狗



第一章

光影

……那双晶莹剔透的眼能看穿
他心中隐藏的秘密



今天是离家远行的第六天。

可绍原还是没弄明白那辆马车里装的是什么。

掀开面前碍眼的车帘，十四岁的少年一眼看见的是那马车前方的解州士兵。他们穿着土黄色的长襦衫，外面罩着黑色的牛皮铠甲，腰间束着的革带上挂着护身腰刀，手中紧握的长戈如树林般浓密。

而统帅这些士兵的将军方岩，则顶着深紫色双鸢冠站在战车上，打着八字结的橘色冠带在下巴上随风飘扬，显得按剑而立的身形更加威风凛凛——无论官兵，都是一副训练有素的戒备状态。

他们戒备的对象，很明显是前面那辆用黑布笼罩得严严实实的马车。也不知道是要防止外人将马车劫走，还是防备车内的东西突然跳出来。

只有从轩辕帝都冀州来的使臣昌寓可以接近那辆马车。队伍停下来打尖的时候，昌寓会亲自将食物带入马车，由此可见马车里装的定然是个活物。而绍原在

有意无意之间，也瞥见了黑布遮蔽下密实的铁条，在阳光下闪过神秘的光。

那辆马车，是一个囚笼。

他们跋涉千里，是要押送一名人犯到神农国去吗？马车里为什么从来没有一点声音？如果这名人犯重要到要用两百名士兵看守，为什么从冀州出发时不配备，偏要走到临近边界的解州来调遣？

十四岁正是好奇心旺盛的年纪，然而少年绍原却压下满腹疑问，无声无息地隐藏在颠簸的马车里，无论对待使臣昌寓、将军方岩还是他们手下的车夫走卒都是一贯地彬彬有礼而又保持距离。

他绝不多说一句多余的话，不会发出多余的声响，甚至尽量不让身形出现在别人的视线中，哪怕自己的影子和别人的影子交会在一起，他也会不动声色地退开几步，将自己混同进路边的树荫里。

这不是傲慢，也不是矜持，而是想要将自己的存在感减到最低。

因为他知道，在这行前往神农国帝都烈山的队伍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只有他自己，是最尴尬的存在。

他只是将军方岩手中的人质，而人质就要有人质的自觉。

他不会向昌寓询问出使神农国的目的，也不会向方岩禀报这些天来他察觉到的异动——有人在悄悄地跟着他们。

保持着端正的坐姿望着前方，绍原从有节奏的马蹄声中分辨出那个人在远处拂动芦苇发出的窸窣声。

从解州出发后的第三天他就跟着他们的队伍吧，或许更早？

那个人的手脚很轻，却也不可能完全不发出声响，只是他并非保持着和队伍的一贯距离，有时候会落得越来越远，好几次在绍原以为他彻底消失的时候，却又像追寻主人的小狗一样跟了上来。

旅途无聊，每天探查那个家伙的动静成了绍原的习惯，一旦不能从单调的马蹄声中分辨出那轻微的脚步，少年就会没来由地担心起来——

那脚步声最开始尚算轻灵，后来却越来越滞重，好些时候都仿佛再没有力气继续，究竟是因为累了，病了，还是受了伤？这个困惑盘踞在绍原心中日渐滋

神殇

神一人一长
——常以天地为心——
——天地为心——

生，他终于下定决心去探查一下那个家伙的真面目。

此时他们正行走在神农国境内，距离烈山城还有七八天的路程，周遭人烟稀少，四面望去都是一人高的芦苇丛，白茫茫的水汽从潮湿的泥地里蒸腾出来，熏得人的脸上一层细汗。

有的时候甚至连道路都被狗尾草为首的野生蔓草所覆盖，只能靠司南辨认方向往东方前行。

原来自从数百年前与轩辕国一场大战败北之后，神农国的防线被迫后撤，在两国交界处遗下了大片荒地和城池废墟。这虽然制造了巨大的缓冲地带，却也给使团的行程带来诸多不便，晚间歇宿多是在野外搭盖帐篷，中午休憩吃饭更是在路边草草解决。

虽然受命护送帝都使团，解州将军方岩却明显地与使臣昌寓话不投机，两人无非维持着基本的礼貌而已，哪怕席地而坐啃干粮的时候，使团与军队也是各自围坐，泾渭分明。

当然，只有绍原是游离于泾渭之外的。可他独坐一旁时无人监管，一旦拿着手中的食物往远处芦苇丛中走去时，一个漫不经心的声音却在身后突兀地响起：“公子去哪里？”

“随便走走。”绍原停下脚步，转过头回答。

他的语气很平和，看向对方的眼神也很平静，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监视之中。

解州将军方岩眯了眯眼睛，盯着少年没有说话，毫不掩饰脸上的警惕。随后，他烦躁地将右手摆了摆：“别给我惹麻烦！”

绍原的右臂不易觉察地抽搐了一下，却因为袍袖的遮挡看不出更多动作。他迎着将军疑惑而阴郁的目光，微微一笑：“我很快会回来。”说完，头也不回地钻进了一人多高的芦苇丛。

方岩目送着少年灵活的身影消失，轻哼了一声，抓起面前的牛肉狠咬了一口。

“将军，要不要派两个人跟着他？”一个亲卫小心地提醒道。

“不用。”方岩用力嚼着牛肉，正眼也不看说话人，“他不会跑。”

“可他万一真跑了，解州那边……”亲卫仍不放心，“您知道，城守父子一向老奸巨猾……”

“他们狡猾，我就是傻子了？”方岩愠怒地瞪了瞪眼睛，一掌拍得那个亲卫缩了缩脖子，忽地哈哈一笑，“放心，就算那小子想逃，我只要钩钩手，他就得乖乖回来！”

寥寥数语，都被不远处的冀州使臣昌寓收入耳中。他放下手中的黑布，重新把那辆上了铁条的马车盖得严严实实，忽然若有所思地低低一笑：“这件事倒是有趣了……”

然后他挺直腰板负着双手，看似悠闲地走进了芦苇丛中。

作为第五世轩辕帝特派的使臣，昌寓并没有他看上去的那么老朽木讷。实际上，他一直在暗中观察着解州将军方岩和城守公子绍原，只不过鉴于城守廉修一直暧昧不明的立场，昌寓并不想插足到解州城守与将军的争斗里去。

刚才的几句对话，却是昌寓第一次见到那个沉默的少年提出自己的要求，这让昌寓忍不住生出了好奇心。何况，有些事他不说，并不代表他不知道。

当他走进芦苇丛中时，只看见绍原一个人蹲在地上，手里还握着他午饭分到的肉和饼。

听见身后的动静，绍原慌忙站起身，右脚不自然地踏开一步，像是吓得几乎摔倒一般。

昌寓看着少年。对方清亮的眸子与慌乱的动作并不协调，瞬间已恢复了一贯的稳定。于是年长的使臣点了点头，不动声色地将右手举在胸前，拇指与中指一捏，霎时在指尖点亮了一朵白色的火星——这是神人之间表明身份的通常礼仪，如果绍原知礼，也应该调动灵力，如法还礼。

可是少年却微微垂下了头，声音平静得甚至有些冷漠：“对不起大人，我是凡人。”

“可我记得令尊廉修大人乃是黄帝苗裔。”昌寓并不掩饰自己的疑惑。

就这样解释自己的处境？这孩子究竟是在帮谁掩饰？昌寓侍奉轩辕帝二十年，城府颇深，并未戳穿绍原的言辞，淡淡应道：“也难为方将军肯提携你。”

绍原的肩头又是轻轻一抖，低声道：“是，所以我绝不会半途走掉，大人不必费心照看我。”

昌寓心中微微一晒，毕竟还是孩子，这话就有些欲盖弥彰了。

“你真不是神人？”昌寓转回最初的话题，一来是避免解释自己的动机，二来他确实有所疑惑——眼前的少年虽然年纪尚轻，却神清骨秀，光华内敛，若只是庸碌的凡人真浪费了这副根骨。

“大人若是不信，回程路过解州时可以垂询家父。”

少年的语气彬彬有礼却又拒人于千里之外，显然并不打算和昌寓长谈下去。于是昌寓只好点了点头，说了声“好自为之”，便转身离去。

无论在轩辕、神农还是昆仑各国，作为远古天神后裔的神人和毫无灵力的凡人，是截然不同的阶层。各国帝王、贵族和高级官吏无一不是掌握法术的神人，而凡人原本就是为了供奉神人而存在，就算再聪明能干，无法修炼灵力就注定无法踏入社会等级的最高层，无法掌控朝政和他人的命运。因此昌寓一旦确定了绍原的凡人身份，原本的一点招揽结交之心就全都化为乌有。

神人与凡人，就像天与地，看上去可以在地平线上融为一体，实际永远相隔万里。

直到听见昌寓走出了芦苇丛，绍原才抬手抹了抹额角的冷汗，将一直踏住不动的右足挪开。潮湿的泥土上显出一个深深的脚印，而脚印正中，却渗着暗红色的血迹。

是那个家伙的血。

“你出来吧，没人了。”绍原朝着芦苇丛深处轻轻呼唤。刚才他感觉那个家伙就在不远处，甚至发现了他新鲜滴落的血迹，可惜还没见到真面目，昌寓的到